

荒林野妹

HUANGLINYEMEI HUANGLINYEMEI

李宽定著·女儿家系列小说

HUANGLINYEMEI ●

女
人本来是能制伏男人的，她们有制伏男人的武器，可惜许多女人不明白，不会使用，只会空喊男女平等。聪明的女人就从来不说这种傻话，因为她们不光懂得自己，更懂得男人。男人们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，她们心里暗暗好笑，干脆就做出一种柔弱的样子来。结果，她们把男人变成了温顺的奴仆，还要让男人自以为是为英武的骑士。

HUANGLINYEME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荒林野妹

HUANGLINYEMEI HUANGLINYEMEI

李宽定著 HUANGLINYEMEI

荒林野踪

李 宽 定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8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· 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1 $\frac{1}{2}$ 插页2 字数256000

1988年9 月第1 版 1988年12 月第1 次印刷

印数1—14700

ISBN7-5306-0128-8/I·96

定价：3.95元

内 容 简 介

山村姑娘筱山子爱上了中学时的同学宋祥林。筱宋两家是几十年的宿仇；宋祥林的父亲过去是地主，因此，宋祥林不敢大胆接受筱山子的爱情。几经波折，二人终于私订终身。一天夜里，正当他俩在砖窑幽会的时候，被筱家兄弟抓获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……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西南山区的民风民俗、山民性格的朴实憨厚以及他们的贫穷、愚昧。筱山子的爱情悲剧，给人以深深的思索。作者文笔清丽、委婉，对于女性的刻画生动、逼真。故事情节曲折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一个十全十美的处女需要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方才
造得成。

——德莱塞：《珍妮姑娘》

上 部
爱 与 恨

日落黄昏的时候，她从顶山城出来，坐了一百三十里路的火车，到回龙镇；从回龙镇再坐四十里汽车，到清水桥；下车后，沿溪而上，又走了十五里路，才到了水银溪。远远地看见那棵高高的黄桷树，看见横在溪上的铁索桥、桥那边曲曲折折的石梯小路，她才猛然间醒豁过来了。醒豁过来，看见太阳还高高地悬在天边，她觉得很怪！她是怎样从姑姑家跑出来，什么时候离开顶山城的？她想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前面就是水银溪。

水银溪深深地落在几架大山的脚下，平平地放在一块小小的沙滩上。沙滩上，那棵高高的黄桷树，枝叶密密的；树冠张开，象一把硕大的伞。水银溪是一个小小的乡场，但是呢，没有街，公社、卫生所、分销店和学校，还有十几户人家，就分散在那棵黄桷树的四周。每逢阴历的三、六、九，赶场的人就从四面的大山上下来，聚集在那棵黄桷树下，或买、或卖，很热闹。

不赶场，学校又已经放了学，水银溪静静的，筱山子走到黄桷树下，仿佛连自己也不明白，就跌落在树下的一块大青石上了。她默默地望着窄脚碇的那边，脱了鞋，想抖掉鞋里的泥沙，然后，就回观音山，回苦竹林。

黄桷树的那一边，那家小小的酒店的前面，三、四个八、九岁的小姑娘，正望着黄桷树上的几只鸦鹊，拍着手，起劲地唱，

鹊儿鹊儿捡干柴，
捡过去，捡过来；
竿竿上的衣裳落下来，
哪个捡到还给我，
我给他做双宝宝鞋。
宝宝鞋上一枝花，
对门对户打亲家；
亲家的儿子会写字，
亲家的姑娘会挑花；
大姐挑的灵芝草，
二姐挑的牡丹花，
只有三姐挑不成，
嫁到高山苦竹林。

……

她的心里，很烦躁，又有些反感；仿佛那几个小姑娘，是在故意地奚落她。她气愤得一下跳起来，把刚刚脱下来的鞋子，一扬手就朝那几个小姑娘砸了过去。

谁也没有砸到。

歌声象刀切一样，戛然而止。那几个唱歌的小姑娘，看看落在她们脚下的那只鞋子，又掉过脸来看看她，好惊愕。

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扬手就把手里的鞋砸出去了。砸出去了，她才感到不大对劲儿，有些尴尬。她悄悄儿地朝黄

槐树那边看了一眼，一掉脸，却和小酒店里的那个很年轻的女子打了个照面。

那是个很年轻、很好看的小女子。她坐在柜台里，正在给孩子喂奶；眼睛呢，却注视着筱山子这边，也很惊讶。见筱山子转过身来，她们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小女子就朝她笑笑，和她打了个招呼：

“好久没有看见过你了。”

筱山子在那个酒店里打过酒，买过火柴；但是，她从来没有和那个小女子说过话。她知道那个小女子叫草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突然间感到很羞愧，脸儿热热的，象火燎；她慌忙朝那个女子笑笑，转身离开了黄槐树下，走了。

她自己也不明白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，她一听见谁唱那首儿歌，心里就好窝火。

那首儿歌，不知道是哪年哪月，哪一个缺德的人编的？传的地方很宽，不只是水银溪的小姑娘才会唱，就连白素家的安琪，去年九月间才满过五岁，远在顶山城里，又从来没有到过苦竹林，她也会唱！

作为一种惩罚，把不会挑花的姑娘嫁到苦竹林，仿佛苦竹林就不是人居住的地方！这就叫她很不服气。她刚刚去顶山城的时候，到筱天玉家去的那些人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男子，都悄悄儿地看她，找些借口和她搭话。听说她是筱天玉的侄女，从苦竹林去的，就问她苦竹林远不远，高不高，是不是长满了苦竹，问她：

“苦竹笋是不是苦的？”

开初，别人这样问她的时候，她就假装没有听见，不搭话，或是敬烟，或是端茶，淡淡地一笑，把话岔开了。后来，

也就是她那次受了那个男子的欺负之后，一听见别人说苦竹林不好，她的心里就窝火。仿佛别人说苦竹林怎么不好就是故意在奚落她。别人才一开口，她就把话直冲冲地给人顶了回去。

“别说笋子，我们那里的水都是苦的，乡下么！”

她这样说的时侯，垂下眼帘来，谁也不看，做自己的事情。神情是那样的冷漠。这样说了，就有些忿忿：

“苦竹林那是人住的地方么？那里的人都是充军去的！”

其实，要说苦竹林偏僻一些，高寒一点，这话可不假。苦竹林的人，到县城远，到区里远，到公社远，但是呢，出省可近。秋天，苦竹林的人在地里收包谷，用不着出省界，就可以把手伸到四川去，摘四川人的桃李吃。四川人割牛草，不用出省，把割刀一伸，就把贵州人的笋苞割了去。苦竹林的人到四川近，但是，要到四川最近的县城去赶一次场、卖几根篾席，一个来回上百里。单是棕草鞋，就得事先准备好几双，带着路上穿……

说苦竹林偏僻一些，这是真的；说苦竹林高寒一点，这也是实情。说真的，她的心里，也不喜欢苦竹林。赶一次场，不知道要下多少次决心，想看一场电影，想出了病还不行。就是十二级台风，从顶山城刮到那个鬼地方，连竹叶子都拔不动了！她也想离开那个地方。但是，听到别人说苦竹林是“高山”、是“山旮旯”的时候，她又很不服气：

“苦竹林就算‘高山’，新疆西藏的那些人，恐怕是在天上过日子！”

筱天玉老是笑话她，说她是死要面子。她自己也觉得好笑，笑着说：

“一个个都说苦竹林是‘高山’，嫌苦竹林穷，只要那些媒公媒婆不嫌，‘高山’也不怕了！”

她这样说的时侯，那神情，有些幽愤，又有些得意。

苦竹林那个地方，不出金子，不产银子，除了竹子，一年就出一季包谷。前几年，公社干部住在苦竹林，督促大家种麦子、油菜，这样才多出了一季庄稼。只是，收成可怜，麦田里，菜花中，还藏不住一只鸡！但是，苦竹林却出好姑娘！

“不是吹牛，随便喊一个妹子站出来，和水银溪的姑娘比，就是和回龙镇、顶山城的姑娘比，比输了我手板心里烧火煮饭办招待！”

每回，筱天玉拍着她的肩膀，和别人这样说的时候，她的脸上，就红红的；心里呢，却好生得意。

说也怪，观音山的妹子，一个个长得真和观音菩萨一样好看。妹子们吃没有吃啥好的，穿也没有穿啥好的，一个个却象竹子一样苗条，艳山红一样的秀美；无论是肤色、身材和嗓子，都是出奇地好。四季山风吹，就是吹不黑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两餐包谷饭，就是找不出一个声音沙哑的来。苦竹林的小女子们，天生成的爱笑。那笑声，清清的、甜甜的，脆得象画眉儿唱歌。山里的姑娘，生性拘谨，腼腆害羞，有生人在场，不笑，爹妈面前，不笑；但是，出门在坡上做活儿的时候，尤其是几个小女子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连一对小蛾子从头上飞过，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好半天……

她离开了水银溪，过了铁索桥，上了石梯小路。斜阳晚照的时候，她走完了长长的窄脚扁，远远地看见苦竹林，看见清山的翠竹，和浮在竹林里象鱼鳞一样的瓦片儿、瓦片儿上悠悠

着的炊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心里，突然间一阵难受，鼻子酸酸的，泪水就止不住地滴了出来。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一阵又清、又甜、又脆的笑声，轻轻地从远远的高坎上飘过来。

不用看，她就知道这是谁在笑，是在哪里笑。她的心里，倏地一下慌乱起来。犹豫了一下，她就赶忙低着头，放开脚步，象跑；匆匆地过了团山堡，飞快地走到冒水孔，才舒展了一口长气。

冒水孔在高坎的下面，是个死角。她在冒水孔，高坎上的人看不见她。

她看看高坎，却没有勇气去踩那条笔立的石梯小路。她又看看太阳。太阳已经沉落到山的那一边去了。但是，浮在天边的云，还红红的，红得象火在烧。天还早呢！她不愿意让人家看见她，又没有岔路可以绕过去。她的心里，好焦急。听到有脚步声，她慌了，慌忙把手里的提包挂在路边的白杨树上，跳到小水塘边，蹲在青石板上，假装喝水。

塘水清清的，印出了她的倒影。她蹲在青石板上，看着水里的影子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。她觉得自己很可怜。她感到委屈，感到幽愤而绝望。

“象这样活在人世上，有什么意思？倒不如跳下塘去死了好！”

“咚！”

她正这样想的时候，一颗石子从她的头上飞过去，落进塘里，溅了她一脸的水。

她赶忙站起身来，掉过脸，正好和筱山凤打了个照面。

山凤是她的堂妹。

山凤也是个十八、九岁的女孩子，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衬衫，蓝布裤子；一条细长的辫子从肩上滑下来，搭在她那突起的胸脯上。她从树上把手提包拿了下来，拧着，文静地站在白杨树前，看着她，抿着嘴儿笑。那好看的身子，修长而丰满，也象一株小小的白杨。

“山姐，你回来了？”

筱山凤的后面，路上，筱山青、筱山兰、筱山玲和宋祥芸，一字儿排开，望着她，突然间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

她有些尴尬，又有些慌乱，赶忙用袖子抹去溅到脸上的水，趁势把涌到眼边来的泪水擦了。她朝她们笑笑。笑得很勉强，连她自己都感觉到了。

“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……你快点拿糖出来吃哟！”

筱山青这样说的时侯，掉过脸去朝筱山兰和筱山玲她们挤了一下眼睛，几个人又忍不住一齐哈哈大笑起来。

筱山青也是她的堂妹。

她的脸上，倏地一下飞红。她想哭，想大哭一场。她心里的火，却直往上蹿。她沉下脸来，看着筱山青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终于，她还是跟着她们一起，大声地笑，笑着说：

“要吃糖还不容易？有的是！”

她仿佛不明白筱山青的话里还有话。这样说了，从筱山凤的手里把提包拿了过来，真的拿出一包水果糖来，往筱山青的手里一塞，说：

“吃吧，馋猫儿！”

趁着筱山兰和筱山玲她们围上去，从筱山青的手里抢糖的时候，她赶忙抢先上了高坎，跑了。

2

她上了高坎，就看见宋祥林拉着牛，远远地站在梁子上。她一怔，心里倏地一下子就乱了。这个时候，她只想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，大哭一场。她不愿意见人，不愿意让人看见她，尤其是宋祥林。她实在没有想到，她还没有进村，就先碰上了他；而且呢，又是在梁子上！这真是冤家路窄！

他们确乎是冤家。

苦竹林六十三户人家，除了八、九户外姓人家；余下的，不是姓筱，就是姓宋。两个家族之间，隔阂很深。就是刚刚解放的那几年，两个家族之间，都还是冤家对头一样的。年轻人在坡上做活儿，或是在乡场上碰到，还点个头，打个招呼。成年人之间，那是不通言语的。尤其是老人，就是在亲戚朋友家的酒席上，都坐不到一块儿去；有的时候，迫不得已要说上两句话，彼此之间，不是低着头，就是把脸掉开。那脸，阴沉得象六月间就要下雨的云。究竟是因为什么？这隔阂到底是从哪一辈人就结上的？没有人说得清楚。

后来，也就是农业合作化之后，大家时常在一块地里做活儿，一棵树下遮荫，两个家族之间的隔膜，也就渐渐地消除了。尤其是年轻人，本来就对老人们相互之间的那些陈年旧账不感兴趣。当着老人们的面的时候，他们打个招呼，点个头，或是会心地笑笑。但是，背了老人之后，他们就把家族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，丢到山那边去了。他们邀约着下山去看电影、看戏，或是到窑上去打牌。偶尔间，还找个堂皇的理由，互相

串个门儿。

但是，到了1964年的秋天，“四清”运动开始之后，两个家族之间又开始明争暗斗起来了。

那个时候，她和宋祥林都还是孩子，还什么也不懂。大人们在屋子里开会，他们就在外面的晒坝里办家家、藏猫猫。听见大人们在屋子里拍桌子打板凳地吵起来了，他们才一窝蜂跑进去，看热闹。大人们的事情，他们不懂；看看，没有趣儿，又一窝蜂跑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之后，他们也就一天天长大了，上学读书了。她和宋祥林是同学。他们同在山王庙里读了五年书，后来，又同在水银溪读了两年中学。上学和放学，她和他，常常相跟着在长长的山路上走。悠长的日子，寂寞的山路，把她和他牵连在一起。他们在山路上慢慢地走，说一些让人好笑的话，做一些让人好笑的事情。他们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望远处的山——阳光下，远山层层叠叠，朦胧而幽深。他们望着朦胧而幽深的远山猜想：山的那一边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？他们爬到高高的山崖上去，看天边的云；争论顶山城是在哪一朵白云的下面。她和他划“剪刀帕子”，谁输了就把两个书包背着走。他老是出“帕子”，她就老是出“剪刀”，“剪刀”剪“帕子”，他老是输给她，老是替她背书包。有一天，她和他连划了三次，她希望他赢她，但是呢，连划三次他都输了。她笑话他，笑话他没有用，不行。那天，她把他笑火了，他转过身来就和她划，划三次，她输三次。她不服，又和他划了三次，她还是输了。她还不服输，但是，他却不再和她划了。他说：

“你当我划不赢你？我是让你的。”

“我不希罕你让！不要你来讨好卖乖！”

她恼了，恼羞成怒。她去拿书包，他却把两个书包往肩上一挂，拍拍胸脯子，说：

“我是男子汉，背这两个书包，不当一回事儿！”

他这样说了，背着两个书包就走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那天，她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，悄悄儿地笑，悄悄儿地看他，悄悄儿地想：

“男子汉……”

她和他，就这样相跟着，在长长的山路上走，走到冒水孔，上了高坎，才分手各自回家。

再后来呢，她和他之间，莫名其妙地就生出了一层深深的隔膜。

他们初中毕业的那一个学期，半期考试之后，一个下午，他们的班主任冯老师，把她和宋祥林叫到办公室去。冯老师看看她，又看看宋祥林，笑笑，却没有说话。他把宋祥林的作文本递给她，又把她的作文本递给宋祥林。

那次，冯老师出的作文题是《我的同学》，她写的是宋祥林，宋祥林写的却是她。她一看他的作文题目，心里一跳，脸上就倏地一下飞红。她忍不住悄悄儿地看了他一眼。正好，他也正在悄悄儿地看她。她赶忙把脸掉开，见冯老师正看着她和他，微微地笑。她窘得背心都热了，把她的作文本从他的手里一把抢了过来……

好几年以后，想起这事儿，想起当时的那种情景，她还忍不住好笑。

那天，放学回来的路上，她和他依然是相跟着在长长的山路上走。但是呢，他们谁也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走到冒水孔，上

了高坎，就分了手。

第二天，清晨，校长亲自到苦竹林来，从家里把她的父亲筱天寿请到学校去，请他对学生忆苦思甜，诉说他解放前受的苦楚。

那时候，学校经常开展阶级教育活动，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。

那天，黄桷树上安着大喇叭，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着“不忘那一年”。全校的师生员工，都集合在黄桷树的树荫下。她的父亲筱天寿，站在黄桷树下，眯缝着眼睛，望着远远的山，一边吸烟，一边诉说他在宋祥林家当长工的那些日子，和那些日子里的那些事情。

解放前，她家是宋祥林家的佃户。她的父亲曾经在宋祥林家做了好多年长工，终年在窑上给宋家做砖瓦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咒骂宋祥林的父亲宋吉田“恶极”，说宋吉田是个“人精”：

“尔妈，他那两颗算盘珠子，抠得那么精细，刮了那么多钱，买了那么多地；到头来，好了哇？”

父亲常常提起他当年在宋家的那些日子。尤其是喝了酒之后，他就要骂，就要警告她，不准她跟宋家的人往来：

“上学就上学，自己走，不准你和宋家的人一起走！我看见了，打断你的脚！老子被他欺负了十几年……”

父亲说，她听，不说话。但是，心里呢，却不把父亲说的那些陈年旧账当回事儿。那都是解放前的事情了。父亲在宋家做长工的时候，她和宋祥林都还没有到人世上来呢！

那天，她父亲眯缝着眼睛，望着远远的地方，不紧不慢地讲。校长呢，不断地领头喊口号。校长领头喊，大家也跟着

喊；喊了，就看着宋祥林。

宋祥林就坐在她的旁边，满脸飞红，红得发紫。他低着头，头都快低到膝盖下面去了。她看不见他的眼睛，只看见了她的嘴唇，在不住地颤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，她觉得他很可怜。

就是从那次忆苦思甜以后，连着二十几天，她都没有看见他。他再也没有到学校去过。也就是从那次忆苦思甜以后，她和他中间，就有了一层深深的隔膜，一下子疏远了。

早先，她的心里，很不安，总有一种深深的歉意。她觉得对不起他。她迫切地想见到他，尤其是她一个人，孤单单地在长长的山路上走的时候。她想告诉他：她不会把她父亲说的那些当回事儿，那都是过去了的事情；她还是照样和他好，她要当着她父亲的面，和他说话，和他一起走……

在家里，她时常无端地和她的父亲怄气。父亲在堂屋门口喊她，喊她把烟杆给他拿去。她不答应他，悄悄地从后门走了。她不给他拿烟杆。

但是呢，后来，她看见宋祥林老是躲着她，避开她，她的心里，又好生怨恨。

有一次，她到坡上去割草。他呢，牵着牛从梁子上下来。他本来是走在牛前面的，却蹲在路边拴鞋带，落到牛的后面去。她知道他一定看见了她！他躲她！不愿意意见她！她的心里，很委屈，又很气愤，她想拦住他，质问他：

“你爹剥削了我爹十几年，我爹说几句就不行？你就那么了不得？你是王子？”

她虽然这样想，但是，当她和他对面走过的时候，却昂起头，沉着脸，朝前走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！